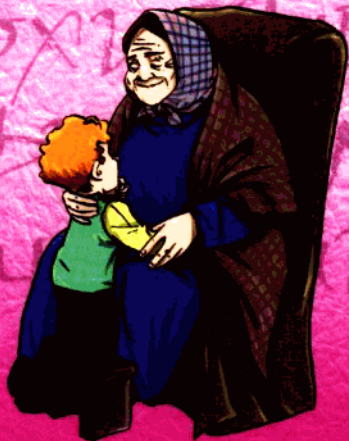


XIAOXUESHENG KUAIDU WENXUE MINGZHU

小学生快读文学名著



TONGNIAN

童年

原著/高尔基(苏) 缩写/郭丹 涂秋生 甄平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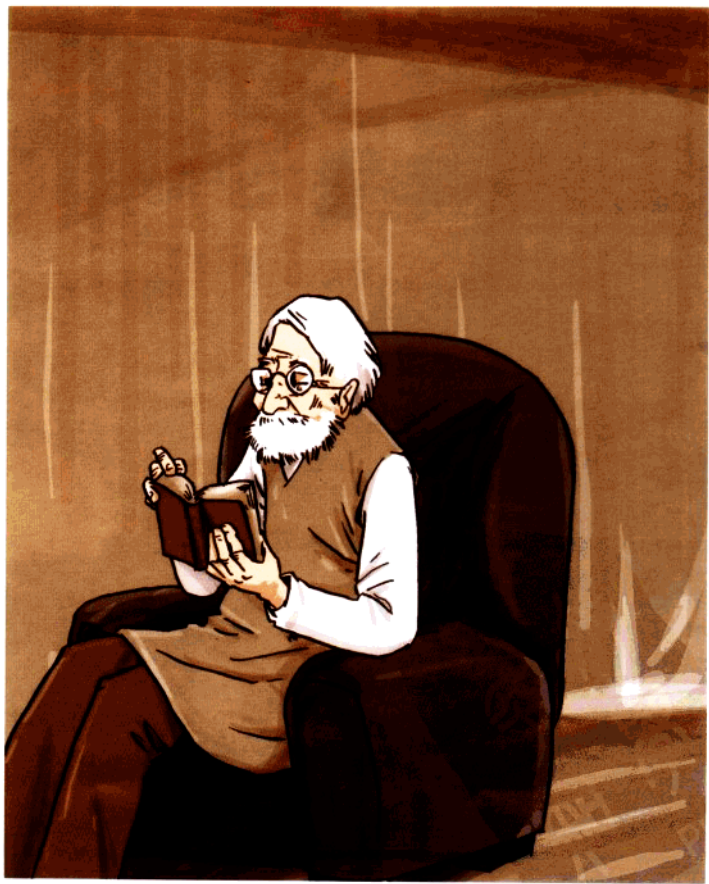
“阿廖沙，告诉我，今天做了些什么？顽皮了吧！我看你额头有块青疙瘩，就知道你干什么了。”



我特别喜欢外祖母心目中的上帝，上帝对她这么贴近，我有时也请求她：“给我讲讲上帝的事吧！”



妈妈很快便决定教我学习世俗字体了。她买了几本书，从其中一本《国语》小学教科书起。



他很少出门，老是自己待在楼上，读一本秘密的书——《我父亲的札记》。

小学生快读文学名著

目录

- 一 父亲去世 ··· 1
- 二 吵吵闹闹的外
 公家 ····· 9
- 三 小茨冈 ····· 19
- 四 纳塔莉娅舅妈
 过世 ····· 30
- 五 分 家 ····· 38

童 年



XIAOXUESHENG KUAIDU WENXUE MINGZHU

- 六 舅舅打伤了外
婆 44
- 七 外祖母的上帝
..... 49
- 八 “好事情” ... 56
- 九 彼得伯伯 ... 61

- 十 妈妈来了 ... 68
- 十一 爸爸妈妈的
故事 ... 78
- 十二 继父 ... 88
- 十三 回到外祖母
家 101





一 父亲去世

在

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，我的爸爸一身素服，躺在窗户下边的地板上。他光着脚丫子，一双厚实的手平搁在胸前，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闭着，慈祥的脸庞黑不溜秋，叫我挺害怕的。

妈妈跪在爸爸身边，拿着那把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，为爸爸梳理头发。妈妈的嗓门哑着，低声咕嘟着什么，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肿得好大，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外祖母拉住我的一只手。她也在哭哭啼啼的，全身哆嗦个不停，拽着我直往爸爸的身旁推。我藏在她身后，又害怕又尴尬。

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们哭过，也不明白外祖母说的是什么意思：

“好孩子，快去跟爹告别，他没到年纪，不到大限就去了，你将再也见不着他了……”

妈妈的样子让我特别难过，她的泪水和哭声使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她向来板着脸，话不多，总是打扮得清爽利落。而眼前的她却大变样了，原先头上的秀发梳得平整光洁，如今头发披散在肩头上，遮住了脸，编成

辫子的那一半头发耷拉着，落在爸爸熟睡的脸上，她哀声恸哭，泪流满面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子和一名警察从门口往里瞅。那个警察怒声吼道：

“快抬走！”

妈妈猛地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，但没站稳随即又仰面朝天倒在地上，头发散落开来。她紧闭着双眼，脸色苍白，用吓人的声音叫道：

“把门关上……阿廖沙——滚开！”

外祖母把我推开，冲着门口喊：

“乡亲们，不要怕，不要动他，看在基督的分上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，是要生孩子了，别那么想，老乡们！”

只见妈妈在地上蜷着身子，痛苦地呻吟着。外祖母则在她的身旁，柔声说道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你就忍着点吧，瓦留莎！愿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心里挺害怕的。她们在爸爸身边的地上爬来爬去，不时碰到他。爸爸却一动不动，仿佛还在笑呢！妈妈几次站起身来，随即又倒了下去，外祖母从房里滚进滚出，接着，黑暗中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声。

“算你有福，主啊！”外祖母说道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以后的事我就记不起来了，大概是我在角落里睡着



了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凄凉的坟场一角，眼看着爸爸的棺材放进墓坑里。站在墓边的，有我、外祖母、一个浑身淋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手持铁锹气喘吁吁的庄稼汉。“埋吧。”警察说完，便走到一边去了。

外祖母哭了起来，用头巾的一角掩面而泣。两个庄稼汉当即弯下腰，急急忙忙地把土盖在棺材上。

“你好厉害，主啊。”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，还是抱怨上帝，她低下头，默默地站了许久，直到墓坑被完全填平，她仍然一动不动。

几天后，我、外祖母和妈妈登上了一艘轮船。我那刚出生的弟弟死了，他裹着一条白布单，外面缠着红带子，躺在角落里的桌子上。

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，从圆鼓鼓的马眼儿似的窗口朝外望去，湿漉漉的玻璃窗外，不停地流淌着泛着泡沫的浊水，溅起的浪花不时打在玻璃上。

妈妈双手反枕在脑后，倚靠在舱壁上。她紧闭着双眼，始终不吭一声，变成了我不熟悉的人，连她身上的衣服也使我觉得陌生起来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，而跟妈妈说话时声音则大一些，但也有些小心，怯生生地，而且话也很少。我觉得她有点怕妈妈似的，因而便跟外祖母更加亲

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妈妈倏然发怒了，大声吼道，“水手呢？”

进来了一个花白头发的穿蓝衣服的胖子，拿来一个木匣子。外祖母接过木匣子，将弟弟的遗体放了进去，随后托着木匣子往舱门走去。

“哎呀！”妈妈一声喊叫，夺过外祖母手中的小棺材，她俩便走出了舱门。我则留在舱里，上下打量着那个蓝衣人。

“怎么，死的是你弟弟吗？”他朝我弯下腰来，问道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水手呗。”

“萨拉托夫是谁呀？”

“一个城市名。瞧，窗外就是！”

“外祖母去哪儿啦？”

“去葬小外孙了。”

我们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呜呜的汽笛声。那水手急忙把我放下，跑了出去。

我走到舱门前，门打不开，铜把手怎么也拧不动。

我的心情沮丧起来，便躺在包袱堆上轻声啜泣，哭着哭着，也就睡着了。



待我一觉醒来，舷窗亮晶晶的，像个小太阳。

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，她的头发多得古怪，密密的，遮住了她的双肩、前胸和双膝，一直拖到舱板上，乌油油的，泛着蓝光。她探出一只手，把头发从舱板上稍稍托起，悬空握住，使劲将那把齿儿稀疏的木梳插进厚厚的发络里。

她似乎很凶狠，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长得这么长时，她又用昨天那轻柔悦耳的声音答道：

“看来，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要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的。年轻时，我曾因这些马鬃似的头发而引以为豪，老了，我又诅咒它了。”

她的话婉转如歌。别看她面颊上的皮肤黝黑，皱纹多，但整个脸儿仍显得那么年轻。美中不足的是脸上嵌着一个大鼻子，而且鼻孔还朝天。她背有点儿驼，近乎佝偻，身体又胖，但行动却敏捷灵巧，像一只大猫，她的性格也像这种可爱的小动物一样温柔。

在她到来之前，我仿佛藏在黑暗角落里睡大觉，但她一来，便把我给唤醒了，带领着我走进光明，将我四周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，编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，而且立即成了我终生不易的朋友，成为最合我心意、最能理解我的亲人——是她那无私的爱给了我无穷的勇气，使我具有了坚强的力量去面对艰苦的人生。

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尼日尼。

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，头顶着蓝天，船行驶在伏尔加河金秋时节披绣的两岸间。四周的景色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黛绿的群山恰如大地锦绣衣衫上的华丽皱襞，一些城乡散落在沿河两岸，远看宛如一块块蜜糖饼干，水面上漂着金色的秋叶。

外祖母在甲板上徘徊，她常望着河岸出神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面露微笑，默然不语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不时地扯扯她那绣花的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猛然一怔，“我像打了个盹，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可你为什么含着泪水呀？”

“小宝贝，这是高兴的泪水，是上了年纪的缘故。”她笑吟吟地说道，“要知道我已经老了，活了一大把年纪，都有六十个年头儿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就开始讲述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：有心肠好的强盗，有贤士圣人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。

四周站着好几个水手，都是一些蓄着大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他们夸外祖母讲得好，提出要求：

“哟，老太太，你就再讲一个吧！”

晚餐时，他们邀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。

妈妈极少到甲板上走动，老是避开我们。她始终紧



闭其口，默不做声。有一次，她厉声说道：

“娘，人家都笑话您呢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让他们去笑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得了！”

外祖母一看到尼日尼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大声叫道：

“你瞧，你瞧瞧，多美啊！好孩子，这就是卞诺夫戈罗德！这才是人间仙境！你瞧那教堂，多像是在青云之间翱翔啊！”

轮船停靠在这座城市的河心中，人们开始一个个爬上甲板。快步走在前头的，是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干瘦的小老头。他蓄着一撮金黄色的胡须，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绿莹莹的眼睛。

“爹！”妈妈用浑厚、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，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，他抱住她的头，用红红的手抚摸着她的双颊，尖声喊道：

“你都怎么了，傻女儿？哎哟哟！这就好了……唉，你们这些家伙啊……”

外祖母像陀螺似的旋转过来，刹那间，就把所有的人拥抱亲吻了一遍。她把我推到众人跟前，急忙说道：

“喂，快上前来！那是米哈依尔大舅，这是雅柯夫二舅……纳塔莉娅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这是卡捷琳娜表姐，他们都是咱们这一家子人，你瞧有多

少人啊！”

外公问起外祖母：

“你好吗，老婆子？”

他们连吻了三下。

外公把我从人堆里一把拉出，搂住了我的脑袋问道：

“你是从谁家溜来的？”

“阿斯特拉罕人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的是什么话？”外公转身去问妈妈，还没等回答，就一把推开了我，说道：

“颧骨长得跟他死去的爸一样……都下船吧！”

外公个头儿小，只到妈妈的肩膀，但迈着飞快的小步。两个舅舅默默地尾随其后，头发黑亮的米哈依尔，干瘦得像外公一样；雅柯夫长着浅色鬃发。还有几个肥胖的女人，衣服鲜艳，六个小孩，都比我年长，性格文静。我跟外祖母和小个子纳塔莉娅舅妈走在一起。

我走进院子里。满院都挂着大块的湿布，还摆放着许多大木桶，桶里装着浓稠的五颜六色的水，水里也泡着湿布。院角上一间半倒塌的低矮的厢房里，炉火烧得正旺。一个看不见影的人高声呼叫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：

“紫檀色染料——品红——白矾……”

二 吵吵闹闹的外公家

外

公家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浓烈的仇恨气氛，不仅大人像中了仇恨之毒，连小孩子也热烈地加入了进去。我们到后不久，一天，在厨房里吃午饭的时候爆发了一场争吵。两个舅舅忽地站起身来探过饭桌，冲着外公一阵狂吼，像疯狗一样龇着牙，浑身哆嗦着。外公用汤匙敲打着饭桌，公鸡打鸣似的大声呵斥：

“都给我滚出去讨饭吃去！”

外祖母痛苦得脸色变了样儿，痛心地说：

“全部分给他们吧，老头子，你也落得清闲，都分了吧！”

“住嘴，都是你惯的！”外公吼着，两眼闪射着怒光。真够怪的，别看他个头儿小，可叫起来声音震得人耳朵疼。

吃晚茶时，当外公、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回到厨房的时候，大家都疲倦不堪，手被紫檀染得通红，被白矾灼烧得脱皮，头发都用带子扎着，一个个活像厨房里被熏黑的圣像。外公总是坐在我对面和我谈话，这让他的孙子们特别羡慕。

我们来了没几天，他就逼我祈祷。其他的孩子都比

我大，已经跟着教堂里的助祭学识字去了。

教我念祷词的是那个文静而胆小的纳塔莉娅舅妈，她的小圆眼儿跟小孩儿的眼睛一样，水灵透亮。

我喜欢看她的眼睛，可以目不转睛地长久地看着。

有一天外公问我：

“阿廖沙，告诉我，今天做了些什么？顽皮了吧！我看你额头有块青疙瘩，就知道你干什么了。祷词念熟了吗？”

舅妈轻声说：

“他的记忆力不太好。”

外公冷冷一笑。

“要是这样，就得挨揍！”

他又问我：

“你爸揍你吗？”

妈妈接过来说：

“没有过，马克西姆从不打他，也不许我打他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，用鞭子是教不出人来的！”

“那他是个大傻瓜！上帝原谅，我说死人的坏话！”外公气愤地说。

他摸了摸花白的红头发，补充道：

“星期六我要为顶针那档事抽萨什卡一顿。”

顶针的事闹得很大。有天晚上，在喝过茶，还未吃